

taigeeer
zuopin quanji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泰戈尔作品全集

董友忱/主编 董友忱/等译

第3卷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泰戈尔作品全集

(印)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著

第3卷

(下)

董友忱 主编
董友忱 等译



人 民 教 育 社

总 策 划：张西平

总 顾 问：郁龙余

顾 问：

太白仙——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主席

(মহাশ্বেতা দেবী,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ভাপতি)

绍诺特库马尔·丘多巴泰——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前秘书

(সনৎকুমার চট্টোপাধ্যায়, পশ্চিমবঙ্গ বাংলা আকাদেমী সচিব)

沙姆苏贾曼·汗——加拉国孟加拉文学院院长

(শামসুজ্জামান খান, বাংলা একাডেমী মহাপরিচালক, বাংলাদেশ)

科鲁纳鑫图·达斯——泰戈尔印度大学前副校长

(করণসিন্ধু দাস, উপচার্য, রবীন্দ্র-ভারতী বিশ্ববিদ্যালয়)

谢莉娜·侯赛因——孟加拉国当代女作家

(সেলিনা হোসেন—বাংলাদেশের আধুনিক লেখিকা)

刘爱好——中国传媒大学孟加拉语特聘教授，孟加拉语文学专家

刘安武——北京大学印地语教授，《泰戈尔全集》主编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董友忱

副 主 任 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广悦 于秋阳 石景武 白开元 冯秀倩 刘 建 刘运智 江锦成

杨伟明 张 幸 钟少莉 耿克璞 曹艳华 董友忱 潘小珠

主 编：董友忱

副 主 编：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

主编助理：张 幸 于秋阳

目 录

(下)

小 说

戈 拉 (537)

散 文

杂文集 (981)
 图书馆 (983)
 无所畏惧 (984)
 疯子 (987)
 戏剧舞台 (992)
 孔雀啼鸣 (995)
 废 话 (999)
 百分之九十三 (1002)
 新 雨 (1006)

抨击别人	(1009)
消度春天	(1013)
关闭的房子	(1016)
路 边	(1018)
丘多纳格普尔	(1021)
绍罗吉尼号船遇险	(1024)
古代文学	(1033)
罗摩衍那	(1035)
云 使	(1040)
《鸠摩罗出世》与《沙恭达罗》	(1043)
沙恭达罗	(1054)
《迦丹波利》的艺术形象	(1069)
诗作中被忽视的女性	(1079)
民间文学	(1087)
感动孩子的儿歌：上篇	(1089)
感动孩子的儿歌：下篇	(1119)
游唱诗人的歌谣	(1144)
乡村文学	(1150)
书稿说明	(1179)

戈 拉

黄志坤 译
董友忱 校

赠亲爱的罗廷德罗那特·泰戈尔，
祝愿你幸福吉祥！

1910 年玛克月 14 日



罗宾德罗纳特

—

正值雨季斯拉万月^①。早晨的云霭已经消散，加尔各答阳光灿烂，碧空如洗。街上的车辆川流不息，小贩的叫卖之声此起彼伏。家家都在为那些上学的、上班的、到机关工作的人员采购回一篮篮鱼肉蔬菜，厨房里升起了袅袅炊烟。不过，偌大的加尔各答并不为这些繁杂琐事而心烦意乱。今天，它那成百上千条大街小巷里的金色阳光，仿佛带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

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无所事事的比诺耶普松站在他家二楼的走廊上，独自呆呆地看着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前些日子，他已大学毕业，但他还没有参加工作，进入社会。他曾组织过一些集会，并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比诺耶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今天早上，比诺耶想不起有什么事情可做，他的心有些躁动不安起来。

邻居屋顶晒台上落了几只乌鸦，在不停地聒噪。一对在走廊一角筑巢的麻雀，也在窃窃鸣叫。这些不用语言的鸟叫声，在比诺耶的内心激起了一种莫明其妙的感觉。

一位穿着宽松长袍的游方僧，正站在邻近的商店门前，高声歌唱：

笼中无名的小鸟，
如何来的不知晓；
若想捉住这只鸟，
我心难拴它的脚。

^① 印度分春、夏、雨、秋、冬、冷六季，每季两个月，十二个月各有其名。斯拉万月相当于公历7月中旬至8月中旬，属于雨季。——译者注

比诺耶本想下楼去把游方僧请上来，记下这关于无名小鸟的歌词。可是，正像深夜突然感到凉意但又不愿起来添加被褥似的，他终究懒得下楼去喊那位游方僧，当然也就没有记下歌词。不过，这首歌声的旋律却总在他的心中萦回荡漾。

就在这时候，比诺耶房前马路上突然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两匹马拉的高大马车撞上了一辆出租马车，并把一个马车轮子撞坏了。可是，那辆大马车上的人竟不屑一顾，快马加鞭，扬长而去。

比诺耶匆匆来到街上。只见从那出租马车上下来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还有一位脸色苍白的老先生也正准备下车。他急忙走过去搀扶那位老人。

比诺耶把老人扶下出租马车，看着他那毫无血色的面孔连忙问道：“先生，您没有受伤吧？”

“没有，谢谢，没有事的。”老人尽力装出一副什么事也没有的笑脸，可是笑容转瞬即逝。他马上失去知觉，晕了过去。

比诺耶扶住老人，对焦躁不安的姑娘说：“前面就是我的家，请进去休息一下！”

当把老人安置在床上躺下后，姑娘在房里四处张望，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一个盛水的大水罐。她从大罐里舀了一杯水，洒在老人脸上，而后就给老人扇风。她问比诺耶：“您能不能帮我请一位医生来？”

比诺耶家附近就住有医生，他立刻吩咐仆人去把他请来。

房间的一侧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有一面镜子，以及梳头油和梳头用具等。比诺耶站在姑娘后面，却可以从镜中看到姑娘的面容。他呆呆地注视着镜子。

比诺耶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在加尔各答的家中认真读书。他仅有的一点处世知识，也是从书本上学来的。除了家人之外，他没有接触过任何其他女性。

而现在，镜子里姑娘的面容是多么的俏丽！他不擅长评论少女的容貌，但那焦急、亲切、低垂的少女脸上表现出来的温柔和羞怯，仿佛使他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过了一会儿，老人微微睁开双眼，叫了声“姑娘”后，深深地

叹了一口气。姑娘两眼马上熠熠生辉，低下头去轻声问道：“爸爸，您哪里不舒服？”

“我在什么地方？”老人问着，并想坐起来。

比诺耶赶忙走到老人跟前，说：“请不要起来！好好休息一下，医生马上就来。”

老人听人说：“就是头上有点疼，其他都很好。”

就在此刻，传来了医生的脚步声。医生检查了一下说：“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医生开了一张热牛奶兑少许白兰地的处方后，就告辞走了。

医生离开时，老人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女儿明白他的心意，便说：“爸爸，有什么好着急的呢？医生的出诊费和医药费用，我们回家后就会马上送来的。”说完后朝比诺耶瞧了瞧。

比诺耶本想说：“出诊费用之类微不足道。你们不必费心，一切由我来处理……”

姑娘急忙用眼神止住了比诺耶的话，并明白无误地表示：他一定要收下他们送来的费用。

老人说：“你们看，我不需要什么白兰地……”

女儿对他说：“爸爸，为什么不要呢？这可是医生说的啊！”

“医生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找借口让人喝点白兰地。我只有点小病，喝点热牛奶就可以了。”

老人喝完牛奶后对比诺耶说：“我们现在就走了，给你添了许多麻烦。”

姑娘看了看比诺耶，说：“恐怕得要一辆车……”

老人为难地说：“何必再给他添麻烦呢？我们住得离这里并不远，走一走就到了。”

姑娘说：“不行，爸爸，你不能走回去。”

老人没再说什么。比诺耶很快雇了一辆马车。上车后老人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比诺耶普松·丘多巴泰。”比诺耶回答说。

老人说：“我叫波雷什琼德罗·婆多恰尔久。家就住在附近，七十八号。你什么时候有空，请到我们家里来坐坐，我们将会十分高兴的。”

姑娘朝比诺耶看了一眼。她的两只眼睛，也对这种邀请表示了默默赞许。

比诺耶本来准备上车送他们回家，但是他当时突然想到——这样做不知是不是合乎礼节？于是他便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

马车启动时，姑娘对比诺耶欠了欠身。比诺耶万万没想到会受到如此礼遇。为此，他竟一时手足无措，连应有的回礼也忘得一干二净。

比诺耶带着这种遗憾回到家里，反复责备自己太粗心大意。他回顾了一下与他们相遇直到他们离去的整个过程，认为他从头到尾的言行举止，都表现得很鲁莽粗俗。他反复地思索着：在不同情况下，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然而思来想去，总不得要领。当他回到房里，看到姑娘为其父亲擦脸的手帕遗忘在床上时，他便立即拾了起来。比诺耶的心中突然涌现出游方僧所唱的两句歌词：

笼中无名的小鸟，
如何来的不知晓。

时间在默默地消逝，天气变得越来越热。街上的马车如潮，向各个办公楼驶去。然而，这一天比诺耶精神总是集中不起来，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他这样的年龄，还从来没有经受过与这种空前的快乐交织在一起的巨大的痛苦。他这个小小的家和这个到处丑陋不堪的加尔各答，仿佛一下子全变了，变成了美丽无比的仙境。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不能完成的，变成可以完成的了；丑陋也变成了美丽！比诺耶仿佛回到抛弃一切法规的王国。这个雨季早晨的骄阳仿佛在他的头脑里燃烧，在他的血管里奔腾，仿佛用那耀眼的光屏把他的内心从每天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繁杂琐事里分离开来。

比诺耶在想，要尽量使自己完善起来，表现得更加优雅。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为此很伤脑筋。他仿佛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他的家极为狭小，东西放得乱七八糟，床单也很不洁净，某一天他要把这样一个家用花束装饰起来，然而竟是如此的不幸——那天他的房里连一片鲜花的花瓣也没有！大家都说，比诺耶一表人才，能够在集会上发表精彩的讲演，明天他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可是，那天他却一言不发，这又如何能证明他的智慧呢？比诺耶在心里默默地想着：如果有可能，他要驾驶一辆高大的马车，在街上如闪电般地奔驰，使那辆撞人的两匹马拉的高傲的马车停下来。

比诺耶头脑里一出现幻觉的画面，他顿时清醒了。不必去照镜子，他就知道自己的尊容。

这时候，街上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在东张西望地找门牌号。比诺耶不知道为什么，竟认为小孩是在找自己家的门牌号。于是，他从楼上大声喊道：“是这里，就是这栋房子。”

小男孩看了看他家的门牌号，顿时疑虑全消。

比诺耶急冲冲地跑下楼去，非常关切地把小孩领进了家，并注视着他的面孔。

“是姐姐要我把这封信送来的。”小男孩一边说一边把信递到比诺耶的手里。

比诺耶拿着信，首先看了一下封面。上面用英文花体字母写着他的名字。字体秀丽，显然是出自姑娘之手。信封里并没有信笺，只是装着一些钱。

小男孩交完信后打算回去，比诺耶却不让他走。他摸着小孩的脖子，把他领进了二楼自己的房间。

男孩的肤色比他姐姐略黑一些，但圆圆的脸却与他姐姐有几分相似。比诺耶一看到小男孩，内心中就涌现出一种莫名的柔情与欣喜。

小男孩十分机灵。他走进房里看到墙上挂着一张照片，便问：“这是谁？”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比诺耶回答说。

“朋友的照片。”小孩又问，“你这朋友是谁？”

比诺耶莞尔一笑：“你不认识他。我的朋友叫戈拉莫洪。不过，我们一般都叫他戈拉。从小时候起，我们就在一块儿学习。”

“现在还上学吗？”

“不，我们已经毕业了。”

“所有的书你都学完了？”

为了赢得小男孩的信任，比诺耶说：“是的，我什么都学完了。”

小男孩非常惊讶，而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可能他在想：总有一天，他也会把所有的书学完，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你叫什么名字？”比诺耶问小男孩。

“我叫绍迪什琼德罗·穆科巴泰。”

“穆科巴泰？”比诺耶惊奇地重复着。

这之后，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比诺耶也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波雷什先生并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而是从小就把他和他姐姐收养下来。他姐姐从前叫拉塔拉妮。后来，波雷什先生的太太给她改名为苏乔丽达。

看来，绍迪什与比诺耶相处得非常友好。当绍迪什准备回家时，比诺耶问：“你一个人能回家吗？”

小男孩很自豪地说：“我总是一个人上街的。”

“还是我送你回去吧！”比诺耶提议说。

绍迪什看到比诺耶怀疑自己的能力，便有些生气地说：“为什么要你送呢？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出来的。”

为了说明他总是一个人出来，他又举了许多例证。当然，比诺耶要送他回家的个中原因，他是不会真正明白的。

当他们俩走到小孩家门口时，绍迪什便问比诺耶：“到我家里去吗？”

比诺耶极力压制自己的心情，于是说：“今天就不进去了，改天再来吧！”

比诺耶回到自己家里，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信封，久久地看着那信封上秀丽的字迹。他把每一个字的笔划和装饰花纹全都记在心里。然后，把那封信连同里面的钱，小心翼翼地装进了箱子。可以设想，无

论陷入什么样的困境，多么需要钱用，比诺耶都不会轻易动用这些钱的。

二

雨季的一个傍晚，天空显得异常暗淡沉闷，仿佛浸透了水汽而被压得低垂了下来。加尔各答这个大都市，在浓密乌云笼罩之下失去了熠熠光彩，像一条巨大的丧家犬，蜷缩着身子，把头枕在尾巴上，毫无声息地趴在那里。从昨天晚上起，雨就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霏霏细雨使街面上变得泥泞不堪，可是小雨的力量又不足以把这些泥泞冲走。今天下午四点钟，雨总算是停了下来，可是天空依然彤云密布。在这种呆在家里嫌烦、出门又怕下雨的令人沮丧的黄昏时刻，在三楼屋顶潮湿的平台上，有两个年轻人正坐在藤椅上聊天。

这两位朋友，从小时候起，一放学回家，就在这平台上玩耍；考试之前，两个人像疯了似的在这平台上来回踱步，背诵功课；夏天，从大学回来就在这里吃晚饭，然后一直争论到深夜两点；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才醒来，惊讶地发现他们又在这平台的席子上度过了一夜。大学毕业后，这平台又成了印度爱国者协会每月集会一次的场所。这两位朋友，一个是这个协会的主席，另一个则是该协会的秘书。

那位主席就是戈拉莫洪，亲密的朋友们都叫他戈拉。他与周围的人相比，身材高大魁梧。他的肤色白得出奇，没有一点杂色。因而，大学里有位教授就称他为“雪山”。他的身高几乎达六英尺，骨骼粗壮。他的两只手大如虎掌。他的嗓音是如此的深沉和洪亮，要是他突然问一声“那是谁？”，准得把你吓一大跳。他的脸盘略显得大了些，而且也显得过于刚毅。他的颧骨和下巴颏有点像城堡大门上坚硬的门闩。他的眉毛很淡，几乎看不出来，但额头却很宽阔。嘴唇薄薄的，抿得很紧，鼻子像把宝剑高悬其上。他的两只眼睛并不大，却非常锐利；目光如利箭一般瞄着远处某一看不见的目标，像闪电一样顷刻间

射向近处的某一物体。戈拉看起来并不很漂亮，但却不容忽视，因为不论与谁在一起，他都显得卓尔不群，超凡脱俗。

戈拉的朋友比诺耶，似乎是一个典型的有教养的孟加拉人，非常谦恭，也很聪明。他那柔和的性格与机敏的才智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他脸上呈现一种特有的光彩。在大学念书时，他总是因成绩优秀名列前茅而荣获奖学金。戈拉与他有些不同，成绩无法与他相比。在学习功课方面，戈拉既没有他那样的钻研精神，也没有他那样的理解能力和记忆力。作为戈拉的密友，比诺耶不得不驮着他闯过一道道考试难关。

有一次，戈拉对比诺耶说：“听我说，奥比纳什其所以指责梵社^①，这说明他头脑健全，很有见识。你为什么因此对他大发脾气呢？”

“这是什么话！”比诺耶回答说，“关于见识问题，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这么说来，问题就出在你的思想上了。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离经叛道要推翻梵社，怎么能指望梵社袖手旁观，不作出什么反应呢！即使梵社误解了他们，把他们做好事的愿望看成是图谋不轨，那也不过是对他们破坏梵社的一种惩罚。”

“这也许是很自然的。”比诺耶说，“但我决不会说，这是一件好事。”

戈拉有些发急，便大声地说：“我才不管它是好还是不好。世上要是真有几个好人存在，其他的人只好听其自然了。否则，工作就无法进行，生命也就不存在了。要是有人愿意像梵社信徒一样摆出一副绅士的架子，他们就应该忍受一些痛苦，准备遭到梵社以外的人对自己的误解和责难。他们既然要昂首挺胸登台表演，又要反对者喝彩鼓掌，这未免对世间要求过于苛刻了。若真是这样，那世界也就不会太平了。”

^① 梵社：印度的一个教派，1828年由罗姆莫洪·罗易创建。该教反对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寡妇殉葬等落后的封建习俗。1865年，该社分裂为元始梵社和印度梵社。——译者注

“对教派的攻击，我无话可说。”比诺耶辩解道，“但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

“对教派的攻击和谩骂又有什么用呢！那只不过是対一种主张的批判。我就是想进行个人人身攻击。好啦，我的正人君子，难道你就没有进行过这种攻击吗？”

“我进行过，而且攻击得很不少。”比诺耶承认，“但是，我现在为此深感羞愧。”

戈拉右手一挥，大声地说：“不，比诺耶，这是不行的，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比诺耶沉默了一下，而后说：“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你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我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戈拉说，“你现在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了。”

“软弱无力！”比诺耶有些激动地说，“你是知道的，如果我愿意，我现在就可以造访他们家。他们早就对我发出了邀请，只不过我还没有打算去而已。”

戈拉说：“你是没有去。不过，你总是念念不忘这件事。你一天到晚总在想：‘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他们家！’看来，你去了倒会比这要好一些。”

“你真的劝我去吗？”比诺耶问道。

戈拉猛地拍了一下大腿，说道：“不，我才不会劝你去呢。我可以白纸黑字立下字据，对你说：你什么时候到他们家里去，从那一天起，你就会完完全全倒向他们那一边。从第二天起，你就会同他们一起吃饭，并成为梵社一位卖力的吹鼓手。”

“你说什么？”比诺耶反问，“以后呢？”

“以后？”戈拉不无讽刺地说，“以后，你就死了。死了之后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作为婆罗门的子孙进入坟墓，以前的一切正统习俗当然也就不复存在。正如那罗盘坏了的领航员，你既然不辨东西南北，迷失了方向，那时候你就会以为，过去沿正确航向把船只引进港湾是一种迷信和偏见；唯有顺水漂流，才是引导船只的正确方法。我